

灯塔 LIGHTHOUSE

[英] P.D. 詹姆斯 著 沈亦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灯塔 LIGHTHOUSE

[英] P.D. 詹姆斯 著 沈亦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3229

P. D. JAMES

THE LIGHTHOUSE

Copyright: © 2005 BY P. D. 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据 London: Faber & Faber 2006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灯塔/(英)詹姆斯著;沈亦文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7

ISBN 978-7-02-006780-0

I. 灯… II. ①詹…②沈…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2217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特约策划:彭伦 杨蔚昀

装帧设计:高静芳

灯塔

Deng Ta

[英]P. D. 詹姆斯 著 沈亦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0 千字 开本 890×1210 毫米 1/32 印张 9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780-0

定价 25.00 元

作者的话

大不列颠王国有幸能拥有众多美丽的近海岛屿，然而这部小说发生的舞台——靠近康瓦尔海岸的科姆岛并非真实地存在其中，故事中的小岛、岛上发生的惨剧以及所有的人物，无论生死，全都是虚构的，仅仅是妙趣横生的创意，是推理小说家的想象。

书中主要人物

亚当·达格利什	伦敦大都会警察局探长、诗人
凯特·密斯金探员	亚当·达格利什专案组成员
贝顿·史密斯警官	亚当·达格利什专案组成员，英、印混血儿
鲁伯特·梅克劳福特	受科姆岛基金会委托的科姆岛常驻干事、律师
阿德里安·伯伊德	梅克劳福特的助理、秘书，前英国新教牧师
内森·奥利弗	著名作家，在科姆岛出生。在科姆岛被杀
米兰达·奥利弗	内森·奥利弗的女儿
丹尼斯·特拉姆莱	内森·奥利弗的技术编辑兼秘书
雷蒙·斯贝德尔博士	退休的德国外交官，上岛度假的客人
马克·耶兰德博士	英国海斯—斯高林实验室主任，上岛度假的客人
盖伊·斯德弗利	科姆岛常驻医生
乔安娜(乔)·斯德弗利	盖伊·斯德弗利的妻子，护士
艾米莉·霍尔科姆	在科姆岛养老的霍尔科姆家族继承人
罗特伍德	艾米莉·霍尔科姆的男仆
丹尼尔(丹)·帕吉特	科姆岛的勤杂工
柏布里奇夫人	科姆岛的管家
布伦吉特夫人	科姆岛的厨师
捷戈·泰姆林	科姆岛船夫兼电工
米莉·特兰特	无家可归的十八岁姑娘。在科姆岛打杂

目 录

引子	I
第一章 近海小岛上的死亡	21
第二章 壁炉里的灰烬	64
第三章 来自过去的声音	169
第四章 黑暗笼罩之下	212
尾声	271

引子

1

亚当·达格利什对于临时被急匆匆地召去参加会议、和不明身份的人会面，已经习以为常，通常这是出于同一个原因：某个地方肯定躺着一具尸体等他去处理。也有别的紧急召唤、会议，有时候还是最高级别的。作为一位终身探长，达格利什身兼数职，由于这些职责的数量和重要性与日俱增，其具体内容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他大部分的同事对此也不再细究。然而这次会议，是新苏格兰场^①七楼的副专员哈克尼斯办公室于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点五十五分致电召开的，从他踏进房间的第一刻起就预感到，他将面对的正是一起谋杀案。这种感觉并非由于一张张阴云密布的面孔转向他，一场大灾难总是能够引起更大的关切，但问题是，一起非正常的死亡往往能够引发一种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些当局难以掌控的情况。

等待他的只有三个人，看到外交部的亚历山大·康尼斯顿也在场，达格利什颇感意外。他很喜欢康尼斯顿，这人是极少数依然虔诚信奉国教、热衷政界事务的怪人之一，因为擅长危机管理而声名显赫。这一部分是基于他的理念——任何突发事件都能参照某个先例或是既定条规来解决，如果这些传统做法都失败了，他会产生一些危险的想法，采取一些颇有想象力的主动措施，在官僚们的逻辑看来，这样的措施注定一败涂地，但却从来没有失败过。达格利什对威斯敏斯特官僚那些盘根错节的道道大多谙熟于胸，他先前就决定要将康尼斯顿这种理论传承下去。康尼斯顿家几代都是军人。大英帝国过去的外交土壤之所以肥沃，是因为底下埋入了大量为

^① 新苏格兰场，又称苏格兰场，是伦敦大都会警察局（管辖除伦敦金融城以外的大伦敦地区警务）总部的别称。

康氏家族危机管理而牺牲的无名尸体。甚至连他那种古怪的外表也反映出其个人优柔寡断的风格。在这些人中间，只有他一人还穿着那种上世纪三十年代公务员穿的、刻板的细条纹服装，再加上他那刚毅而瘦削的面孔、布满雀斑的双颊和一头竖起的杂草般乱发，使他看起来像个农民。

他坐在达格利什旁边，正对一排宽敞的窗子。会议开始的十分钟，他一反常态，惜字如金，只是靠在微微倾斜的椅子上，趾高气扬地看着窗外林立的塔楼沐浴在一道不合时宜的晨光中。在座的四个人——康尼斯顿、达格利什、副专员哈克尼斯和一个来自陆军情报五局的陌生青年科林·利弗斯——对手头的案件最为关注的康尼斯顿，目前为止说得最少，而极力想要记下每一句话的利弗斯正忙着做笔记，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丢人，也没有功夫开口说话。这时，康尼斯顿动了一下，那架势似乎要做个总结性的发言。

“谋杀案对我们来说最为尴尬，在某些情况下，自杀案件也差不多，意外事故我们还能对付得过去。只要有受害者，不管是什么案子都会引起公众的注意，除了谋杀案，其他的案子还是容易处理的。问题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虽然时间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首相希望把这次最高机密的国际会晤安排在一月初，这是一个好时间。议会不会坐着干等，在圣诞节之后没有发生什么事，一般我们也认为不会发生什么事。首相似乎决定把会晤地点定在科姆岛上，所以你会接下这个案子的，是吗，亚当？很好。”

达格利什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哈克尼斯插了一句：“安全的级别，如果真的这么安排，那一定是最高级的。”

达格利什心想，即使你们都知道内情，我怀疑你们也根本不准告诉我哪些人会参加这次最高机密的会晤，出于什么目的。安全往往是建立在知道内情的基础上。他能够猜到点什么，但并没有特别好奇。而另一方面，他被请来调查一件暴力死亡事件，有些事他应该知情。

利弗斯还没有意识到该他发言了，康尼斯顿又说：“当然，一切都需要照顾到，我们不希望出什么问题。几年前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哈克尼斯，在你到任之前——当时一位政界要人希望能暂时躲开警卫，在科姆岛上休假两周。这位客人享受了两天宁静和孤僻的生活之后意识到，离开了他的文件箱，生活毫无意义。我本该想到那就是科姆岛存在的意义，但是他并

不明白。不,我认为我们不用去担心那些身在泰晤士河南面的朋友们。”

好了,至少这算是个缓和。牵涉到保安工作往往会让事情变得复杂。达格利什马上想到,这样的密使机构和这个君主国一样,因为公众期望更大程度的开放而被迫放弃神秘主义,肩负这类工作的人员似乎已经失去了一些带有权威性的半宗教色彩。如今,密使老大的姓名和照片都已经在媒体曝光,上一位老大实际上已经撰写了她的自传,当时的总部——座落于泰晤士河南岸、带有宗教和东方色彩、现代纪念碑式的建筑——如此设计似乎是为了引起注目,而非挡住好奇心。放弃神秘的色彩也有其弊端,在人们看来这个机构和其他的官僚系统没有什么区别,雇用的是同样有缺点的人,同样会出点乱子。但是他希望这次的秘密工作不要出问题,陆军情报五局代表的是中级水平,这个情况暗示着,这起发生在一个近海岛屿上的死亡事件,远没有他们想的那么严重。

他说:“我不能就这么去,你们只说了死的是谁、在什么地方、怎么死的,其他的都没有告诉我。说说这个小岛,它到底在什么方位?”

哈克尼斯的心情很糟,他神情自负,准备发表一段长篇大论,于是没能很好地掩盖他的坏情绪。桌子上的大地图有点皱。他皱着眉头,小心地把它拉到桌子的边缘,又向达格利什这边推了推,用手指点着某处。

“就在这里,科姆岛,靠近康瓦尔海岸,在伦迪岛西南面约二十英里处,离大陆的彭特沃斯约十二英里,纽基是最近的大镇。”他向康尼斯顿望去,“你最好接着说下去,这是你的任务,不算是我们的。”

康尼斯顿对达格利什说:“我想花点时间说说历史,解释一下科姆岛的情况,如果你不了解,可能对办案不利。过去四百年多时间里,这个岛一直为霍尔科姆家族所拥有,他们在十六世纪就占据了 this 岛,虽然没有人清楚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很有可能是这个家族中的某个人带着一群武装随从,划船到岛上随后就占领了它,当时不会有什么人同他们争斗,尔后,一些地中海海盗企图将该岛建成为基地,从事贩奴,并在德文郡和康沃尔郡沿岸进行掠夺活动,霍尔科姆人战胜了这些海盗,该岛得到亨利八世的承认,被封为他们的领地。此后科姆岛几乎被世人所遗忘,直到十八世纪,这个家族开始对它产生了兴趣,不时地上岛去赏鸟、野餐。接着,一个出生

于十九世纪末、名叫杰拉尔德·霍尔科姆的人决定把岛建成家族的度假胜地。他兴建了一些别墅，并在一九一二年为岛上的工作人员建造了一座楼房和一些附加设施。一战前那些美好的岁月中，一家人每年夏天都去那里度假。战争改变了一切。两个大儿子死了，一个死在法国，另一个在加里波的，霍尔科姆是那种宁愿战死也不愿发战争财的家族。后来只剩下了最小的儿子亨利，他身体虚弱，不适合参军，显然当他的哥哥们都战死之后，他内心压力很大，觉得自己很无能，他没有特别想要继承土地的愿望。家族的财富并非来自这块土地，而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所做的一些投资，钱几乎都快用完了。所以到了一九三〇年，他用剩下的钱设立了一项慈善信托基金，找到了一些有钱的资助人，把岛屿连同岛上的财产一并交给他们。他的想法是，这座岛应该成为一个休息隐居的场所，让那些需要暂时逃离严酷工作的重要人士在此休养。”

这会儿，他第一次弯下腰去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印有机密标记的文件。他匆匆翻了一下，抽出一张纸。“这里有非常确切的说法，能够阐明亨利·霍尔科姆的意图。对于那些服务皇室和国家、从事危险和艰苦的工作、承担重要职责，不管是在武装部队、还是在政治、科学、工业和艺术领域服务，需要度过一段安逸、宁静、平和的休养假期的男士。那个时代很典型的措辞，不是吗？当然，没有提到女士，别忘了那是在一九三〇年。然而，这个约定俗成的惯例就这样开始实行，“男士”被扩展成“人士”，也包括女士。岛上一次最多接待五个人，他们可以在那幢楼里下榻，也可以入住砖石结构的别墅。基本上，科姆岛所提供的就是宁静和安全。在过去几十年里，安全变得更为重要。那些需要时间静心思考问题的人可能会去那里，不用带保镖，他们知道岛上很安全，且完全不会被打扰。有一架直升机把他们送到岛上，小型的港口是海边惟一能够着陆的地方，那里不允许一般的游客上去，禁止使用手机——其实根本收不到信号。他们非常低调，上岛的客人完全是通过私人的推荐，由基金会的信托人或是一位先上岛的客人所介绍。这下你能看出首相选择这个地点的用意了吧。

利弗斯冒出一句：“首相的乡间别墅不够安全吗？”

其他人都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像是大人们想逗弄一个早熟的孩子。

康尼斯顿说：“没什么问题。那是一座令人愉快的房子，我觉得，非常舒服。但是被邀请去首相别墅的客人似乎会引起他人的注意，他们去那里不正是要避免这个吗？”

达格利什问：“唐宁街的人是怎么知道这个岛的？”

康尼斯顿把那张纸放回文件里。“通过首相的一位最近受封的密友。他在其产业中新增了一家百货连锁店，使他的个人资产增加了十亿，完成这些风险巨大的工作之后，他到科姆岛上去休养了一段时间。”

“应该会有一些固定的工作人员。要不然那些贵客们还要自己洗洗涮涮。”

“有个干事，叫鲁伯特·梅克劳福特，先前在温布尔做律师，我们只能信赖他，当然，还要通知信托人，可能有一些重要的客人在一月初入住岛上，希望他们能同时接纳十个人。目前一切都还没有定下，但是我们已经请求他在这个月过后不要接受其他预约。还有些固定的工作人员，船夫、管家和厨师，这些人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之前有几位客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必须接受安全检查，安检工作非常细致周到。岛上还有一位常住的医生盖伊·斯德弗利和他的妻子，但据我所知，她大部分时间不在岛上，显然不能忍受岛上枯燥乏味的生活。斯德弗利原本在伦敦谋生，后来流落到岛上，他曾经误诊导致一名儿童死亡，于是在岛上找了份工作，因为在那种地方，最坏的事故无非是有人跌落悬崖，那就怪不到他头上了。”

哈克尼斯说：“其中只有一人有过犯罪记录，那就是船夫捷戈·泰姆林，他在一九九八年致人重伤，我了解到当时有一定的减罪细节，但肯定是严重的人身伤害，他因此被判了十二月的监禁，从那以后没有再犯过事。”

达格利什问道：“最近一批客人是什么时候上岛的？”

“五个人都是上个星期到达的，包括作家内森·奥利弗，带着他的女儿米兰达和技术编辑丹尼斯·特拉姆莱，星期一上岛的；一位退休的德国外交官雷蒙·斯贝德尔博士，曾是驻中国大使，乘坐私人游艇从法国驶来，星期三上岛；还有马克·耶兰德博士，英格兰中部海斯一斯高林研究实验室主任，此人是动物自由运动者的攻击目标，于星期四到达。梅克劳福特会详细告诉你。”

哈克尼斯插话说：“尽量不要声张，起码先弄清楚你在处理什么样的案

件。牵扯进来的人越少越好。”

达格利什说：“不会把什么人牵扯进来。我仍然在等人来替换塔伦特，但是我也会叫上密斯金探员和贝顿·史密斯警官，没有犯罪现场官员或是官方摄影师的话，我们也能对付过去，但如果确实是一起谋杀，我会请求增援，或是交给当地的警方去处理，我还需要一位法医学家，如果能联系到金纳斯顿就和他谈。他可能有事不在办公室。”

哈克尼斯说：“没有必要了，我们可以请艾蒂斯·格兰尼斯特，当然，你知道她的。”

“她还没有退休？”

康尼斯顿说：“名义上是两年前退休了，但她时不时还承担一些工作，大部分是敏感的涉外案件。到了六十五岁的时候，她再也受不了穿着长筒靴、和当地的犯罪调查人员在泥泞的路上长途跋涉，到水沟里去查看腐烂的尸体了。”

达格利什怀疑，这究竟是不是格兰尼斯特教授名义上退休的原因。他从来没有和她共事过，但久闻其大名。她是最有威望的女性法医学专家之一，其令人瞩目的才能包括：对死亡时间的推断极其精确，调查报告完成得异常迅速、完整，在法庭上提供证据时条理清晰、极具权威性。她本人也是相当出挑的人物，因为她坚持法医和调查官的职责应明确分离。他知道格兰尼斯特教授在查看尸体之前，绝对不会听别人讲述谋杀现场的细节，这么一来才能保证在尸检的时候不会带有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想到能和她一起工作，他充满了好奇，并坚信启用她的一定是外交部。但无论如何，他可能会更加喜欢经常合作的法医。

他说：“你的意思是米尔斯·金纳斯顿不可靠，不会对此事守口如瓶？”

哈克尼斯忙说：“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康瓦尔基本上不是他的地盘，而目前格兰尼斯特教授住在西南部。不管怎么说，金纳斯顿不太方便，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达格利什想说，对于外交部来说真是太方便了。他们当然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哈克尼斯接着说：“你可以到皇家空军的圣摩根基地去接她，在纽基附近，他们会安排一架专门的直升机把尸体运到她一般使用的停尸房，她会作紧急处理。明天的某个时候你就能拿到她的报

告了。”

达格利什说：“这么说梅克劳福特一发现尸体就打电话给你了？假如他按照规矩办事的话。”

哈克尼斯说：“他有一个电话号码，知道那个号码绝对机密，并被告知如果岛上出了什么意外就打电话给基金会，他已经接到通知，知道你会坐直升机上岛，并在下午一两点钟迎接你。”

达格利什说：“恐怕他很难向他的同事们解释，为什么这起特殊的死亡事件会招来一位大都会警察局探长和一位探员，而不是交给当地的犯罪调查部门处理，但我想你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哈克尼斯说：“尽我们所能。当然，局长已经知道这件事了。现在争论这是谁的职责毫无意义，除非我们已经知道要调查的是不是一件谋杀案。他们会同我们合作的，如果确实是谋杀，而这个岛和他们说的一样安全，那么嫌疑犯的数量就能确定下来，问讯的速度也能加快了。”

只有那些对谋杀案调查知之甚少，或是忘记了过去失败经历的人才会说得如此轻松。一小撮嫌疑人，如果每个人足够聪明、谨慎、严守秘密，在接受问讯的时候克制住本能的冲动，那么任何调查都会变得错综复杂，检举变得困难重重。

康尼斯顿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我猜科姆岛上吃的东西还过得去，床还算舒服，是吧？”

哈克尼斯冷冷地说：“我们没有时间来过问这个了，老实说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我早该料到，对于厨师的手艺和床垫的质量，你比我们关心得多。我们在意的只是一具死尸。”

康尼斯顿兴致勃勃地接过话头：“没错。会议结束后，我们可以去确认一下这些令人愉快的生活设施。有钱有势的人首先就是要懂得舒适的价值。我本该告诉你们，霍尔科姆家留下的最后一位成员是这个岛上的常住居民，艾米莉·霍尔科姆，八十多岁，前牛津学会成员，学的是历史。你的专业，不是吗，亚当，但你不也选择了其他的行业吗？她要么同我们合作，不然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障碍。如果我了解女学究的话，我猜一定是后者。感谢你接下这个案子，我们保持联络。”

哈克尼斯起身送康尼斯顿和利弗斯出门，一直送到电梯口。达格利什则回到他的办公室。首先，他要给凯特和贝顿·史密斯打电话，在那之后，还要拨通一个更棘手的电话。他原本和艾玛·莱文翰约好共度今明两天，如果她打算今天下午在伦敦度过的话，估计已经出发了，他只好打手机找她。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她也总是像往常一样做好了心理准备。她不会抱怨——艾玛从不抱怨。他们两个都时不时会有一些急事要处理，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显得尤为珍贵。他有三个字想对她说，但他觉得在电话里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也只好和他一样，等下一次机会了。

他环视了一下私人助理的房间。“请联系密斯金探员和贝顿·史密斯警官好吗，苏丝？接下来我需要一辆车去巴特西直升机场，接上贝顿·史密斯警官，再是密斯金探员。谋杀案专用工具箱在探员的办公室里，记得放在车上。”

工作忙的时候几乎没有接到什么电话。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连续工作一个月后带来的疲惫——虽然他能挺过去——令他渴望休息，渴望在两天的时间里艾玛的陪伴。他告诉自己这个周末被毁了只能怪他。他并非被迫接下这个案子，无论受害者具有如何重要的政治或社会地位，或是犯罪本身具有多大的挑战性。有一些高层官员更希望他能在案发之初就参与调查，实际上他早就参与进去了。要治理这样一个多种族的社会是相当复杂的，特别是在这个社会，毒品、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团伙是最大的挑战，有人建议应当形成一股全新的刑侦力量，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处理那些严重的犯罪案件。这样的计划因为一些政治的原因而受挫，实际上始终受到最高刑警系统的羁绊。面对如此险恶的世界，大都会警察局需要一些自由的高级官员。他觉得自己会渐渐成为一个官僚、议员、谋士或和事佬，而不是一名侦探。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还会是个富有诗意的人吗？在调查一起谋杀案的肥沃土壤中，在逐步揭开事实真相的美妙幻想中，在与他人分担艰辛和未知风险的共同经历中，在对绝望和破碎的生命寄予的深切怜悯中，他的滚滚诗情怎能不被激荡起来？

但如今，凯特和贝顿·史密斯已经上路了，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会议

要尽快用婉转的措辞取消,有很多文件要存放起来,有很多人脉需要铺设开来。他总是留着一个包,随时应付这些突发事件,但这个包放在他那位于皇后港的公寓里,他很高兴再回去一趟。他过去从来没有在新苏格兰场给艾玛打过电话,她一听他的声音马上就会知道他想说什么。她只好自己安排周末时间,把他远远地抛在脑后。

十分钟后,他关上办公室的门,生平第一次略带迟疑地扫视房间,似乎即将远离这个非常熟悉的地方,再也不会回来了。

2

在那间俯瞰泰晤士河的公寓里,探员凯特·密斯金仍然躺在床上。通常这个时候,她早就起床、坐在办公室里了,即使这天休息,现在这个时候也应该洗过澡,穿戴整齐,吃完早餐了。凯特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一部分是出于个人的喜好,一部分是因为童年生活的影响,那时,她每天因产生一些大难临头的假想而不堪重负,在醒来的那一刻匆匆披上衣服,惶恐地等待着应付某场事故:楼下一间寓所里发生大火、一架飞机撞到窗户上、一场地震把高楼震塌导致阳台的栏杆在她手里断成几段。当她外婆用愤怒而尖细的声音叫她吃早餐时,她总是感到一种慰藉。外婆有权愤怒:她本不想生下的那个女儿——凯特的母亲——她已经死了,她不愿意住在高楼中那个狭小的寓所里,她不愿意承担抚养这个私生外孙女的责任。但如今外婆死了,如果回忆没有消逝,似乎永远都不会消逝,那么这些年来,她已经艰难地学会了承认并接受过去的一切所带来的最好和最坏的结果。

此刻,她向外眺望,看着这座今非昔比的伦敦城。这座河畔的寓所位于走廊的尽头,房间里有一扇双层窗和两座阳台,从起居室向外望去,西南方是熙熙攘攘的河面——上面有驳船、小艇,河道警察和伦敦港口管理局的巡逻船只,以及逆流而上、前往塔桥的定班游船。她能够从卧室里眺望金丝雀码头塔楼的全景,它的顶端犹如一支巨大的铅笔,还有西印度码头边静静的水面和多克兰轻轨,上面的火车仿佛儿时的机械小玩具。她总是喜欢一些强烈反差带来的视觉冲击,在这里她能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游

走,从拂晓到黄昏,欣赏着河畔生活中所有的反差效果。当夜幕降临之际,她会站在阳台上靠着栏杆,凝望着这座城市变成一片灯火璀璨的舞台,令星光黯然失色,把天空晕染成一块深红色的幕布。

这间精心布置的寓所,是她的家,她的避风港,她的安居地,她多年以来的梦想终于凝结成了砖头和水泥砌成的实物。她从来没有邀请同事到这里来过,她的第一个,也是惟一个情人,艾伦·斯高利很久以前就离开了她,去了美国。他原本要她一同前往,但她拒绝了,一方面是对这样的付出感到担忧,但主要是因为她事先已经找到了工作。而现在,自从他们共度了最后一夜以来,她还是第一次有人做伴。

她在她的双人床上伸了个懒腰。透明的窗帘外,薄薄的灰色云层之上,是一片浅蓝色的清澈晨空。根据昨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又是个深秋特有的时晴时雨的日子,她能听见厨房里传来一阵轻微而令人愉快的声响,那是水灌进铜壶、碗橱的门被关上和瓷器碰撞发出的叮当声。探员皮尔斯·塔伦特正在煮咖啡。这是他们一起回到公寓后,她第一次独处。她细细回想着刚刚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并不感到后悔,而是有些意外,这一切早该发生了。

星期一一大早皮尔斯的电话就打到了她的办公室,邀请她星期五晚上一起吃晚饭。这个电话出乎她的意料,因为自从皮尔斯离开这个组、加入反恐分部以后,他们不曾联络过。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达格利什的特别调查组共事,互相敬重,彼此之间似有似无地暗中较劲,她知道队长达格利什正好利用这一点,对两人都有所激励。他们也曾经不时地发生争执,虽很激烈,但并不尖刻。她早就发现他是——现在仍然是——她所共事过的最有性感魅力的男士。但即使他试探性地向她发出一些明显的性暗示,她也不会做出反应。和一位亲近的同事发生恋爱关系,这样的风险比本身的能力强不强来的更大,他们中的一个将不得不离开小组。正是这份工作使她摆脱了艾利森大楼,她不想因为陷入这种诱惑、混沌的境地而前功尽弃。

她把手机装进口袋,很诧异自己会接受他的邀请,但想不明白这背后有什么别的用意。她琢磨着皮尔斯是不是有事要问她,或者和她讨论。似乎不太可能。局里制造谣言的那帮人和往常一样,迅速把他对新工作不满

的传言散布开来，但男人在女人面前展现的，总是自己成功的一面，而非在某件事上的失算。在问过她是否喜欢吃鱼后，他建议那天晚上七点半在希奇餐厅见面。选择这样一家高级餐馆，必定价格不菲，这已经暗示出了一个微妙但令人困惑的讯息。也许是为了庆祝某事，或者是皮尔斯取悦女人的一贯做法？毕竟，在她的印象中，他并不缺钱，据说也从来不缺女人。

她到的时候他已经等在那里了。他起身打招呼，她注意到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赞美，她很高兴自己花了点功夫把浓密的金发高高盘起，一般在工作的时候，她总是把头发往后梳，扎成马尾辫或是挽个髻耷拉在颈后。她穿着一件略显呆板的奶油色真丝衬衣，佩戴着惟一昂贵的珠宝——一对过时的、镶着单颗珍珠的金耳环。眼前的皮尔斯显然精心打扮了一番，她有点吃惊，也有点好笑。记忆中，她从来没见过他穿西装、系领带，她几乎想说：“我们看起来都焕然一新了。”

他们坐在一张角落里的餐桌上，就是要谈些私密的事情也很安全，但几乎没有这样的话题。晚餐进行得很顺利，是一次长时间、无拘无束的享受。他很少提及他的新工作，这点在她的意料之中。他们主要聊到最近读了些什么书，抽时间看了哪几部电影，这些常规的内容令凯特感到，这不过就是两个陌生人第一次约会时小心翼翼的闲聊。随后，他们又谈到了两人更为熟悉的领域，曾经共同解决的案子、局里最近有哪些传闻，并且不时地透露一点个人生活的细节。

主食多佛鲳鱼吃完之后，他问道：“那位帅哥警官怎么样？”

凯特暗自发笑。皮尔斯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对弗朗西斯·贝顿·史密斯的讨厌。凯特怀疑，与其说是因为贝顿那张非同寻常的英俊面孔，还不如说是因为两人相似的工作风格：潜藏的野心、聪明才智、自信满满的职业规划，他们都认为，自己为警局所做的贡献能够让他们步步高升。

“还好，他为了能做到最好有点焦虑，但达格利什带我们办案的时候，我们不都是这样吗？他也一样。”

“据说达格利什可能想让他来取代我的工作。”

“你原来的工作？我觉得那有可能。毕竟他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老大还没有决定拿我们小组怎么样。他们可能会撤销这个组，谁知道呢？他